

倔強人物梁漱溟

胡耐安

考不取大學教大學

根據各個新聞報道，梁漱溟其人，似乎在淪陷毛共的知識份子羣輩中，算是難得的倔強人物。傳聞：梁漱溟在匪魔的「洗腦」運動之下，居然還敢撒點鳥氣，多少使偷生在匪魔掌下一班無恥文人暗地說聲「慚愧啊慚愧」的內心歉疚一下。

回想卅八年雙十節那天，我和他同為北落盧子英（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之弟）的座上客，飯後他邀我去他主辦的勉仁學院下榻，加上老友孫伏園的慫恿，我和他們在那裏談了三小時以上，上下古今，儘情快意的談，他談鋒甚健，我和孫間或插上一兩句。我並沒在他那裏留宿；仍然回到溫泉招待所住宿。梁漱溟是一個尊重性靈持躬端謹的讀書人，他原籍廣西，（有說他是蒙古人的後裔，元朝時來廣西，便定居下來）他的父親梁濟在前清是一個京官，入民國後，似亦嘗出任，後來大約是由于感時憤世自沉于頤和園水湖的，但是却給一班勝朝遺老贊嘆不已，在「不忘故君」的頌揚下，好像曾經得到「皇清」（由

傳儀頒賞的）賜諡「忠愍」（？）這些事是在五十年前聽到的，也許和事實的真相不免有些出入。我和他睽別已二十六年頭，我之為我，是在自由氛圍裏我行我素，誰也不來勉強我寫什麼樣的文章，更不阻止我寫什麼樣的文章。而在梁先生呢，他可累苦了，由于他那個強的個性，積悶鬱鬱之下，不經意的寫出一點頭自是點頭了，還有點不下頭來的，亦就是不能放棄原有的意見。這幾句話，頓時一羣匪共的文匪，便羣起而圍攻之的了。

梁漱溟並未正式進過學校，他曾投考過北京大學，不幸名落孫山，發憤激礪，刻苦自修，終于雖做不成北大大學生却做成北大講師，那是蔡校長（元培）的破格賞識，聘他講授「東方文化」，這是他畢生業績的開端。

梁極端服膺精神文化，他那「東方文化」的精髓，當然是由黃老、孔孟以及宋儒和明清學人之旨領悟過來，再經過印度哲學（佛教經義）的洗鍊，在「五四」以後，正所謂物質文明論者塵囂直上的時代，他能澀而不溜的自我行素，高唱其東方文化的精神至上的歌頌，着實是有獨特的

識見。

唯其如此，便種下了他以後故事標新立異的契機，抗戰以前他在山東河南等地，推行「鄉村建設」運動，尤其在山東，由于韓復榘的粗魯，不能「心」賞鄉建的奧妙，徒然鬧出些「青天」的笑談，也就從而免助長了韓青天割據自王的慾念。平心而論，如果用當其時，遇當其人，鄉建云云，倒也不失為救弊振衰的一策，比較晏陽初平教會那一套，似乎要切實而「土著」得多，平教會的遭世皆議，老實說就是「洋化」過甚，另一面也就是土著的不够。

梁漱溟體幹不甚高大，面黑貌癯，言談亦不若其文章的流暢，民國三十八年大約已屆六十，他中年喪耦，久未續弦，抗戰期間，由曾作忠夫婦為介，與一老小姐結婚，婚禮至簡，僅宴客一席，新夫婦的年齡合計起來，大約正當百歲，所以友好給他一個「百年合好」的祝詞，也就不免含有嘲笑の意味。梁自奉極儉約，布衣蔬食，晚年茹素，與人對談慇懃懇懇，極其懇謹。那天（三十八年雙十節）在他創辦的勉仁書院住了一晚，真個巴山夜雨時，聽他談了不少有關時局的話

那時廣州已萬分危急，我曾詢及他今後的動向，他當以願盡餘生以事學業相答。

聽說他在匪共進踞重慶後，曾一度拒絕毛澤潭東北上的邀請，大約過了近半年的韜晦生活，才不得不，也就是不敢不硬着頭皮北行。

東方文化傳播使者

梁原所謂「民主同盟」的要角，可是當國民黨與中共匪黨在上海洽商時，他却不願參與其事，他不若羅隆基的卑鄙，他又比張東蓀來得爽快，他有時是一個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硬漢，

有時却不免是一個婆婆媽媽多欲內在的儒夫，所以他在匪魔的侮辱折磨下，多多少少有點「人性」的反抗，可是終究祇得在高喊「毛主席」如何之外，向三四流小匪喇叭發洩些子牢騷而已。同時，他又不能不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數說一番，他在那自白書類「兩年來我有那些轉變」文章裏說：「今天看來，自信如此者，一面不為無見，一面却正是主觀有所蔽，而這是去年今年始發覺的」，是自怨自艾其聞道之晚？「還是戒慎恐懼的求人鑒諒？再說「階級鬥爭」一詞，原是共產黨徒傷天害理的歪論，稍窺社會學門徑的人，都會

指出它祇是病理的偶有現象，像研究哲學有素而且以發揚東方文化著稱，以東方文化傳播使者自任的梁漱溟，竟然對階級鬥爭加以謳歌，是真違心之論了！由他的過去的言論和他立身處世的作用看來，他的違心之論，還不是像雛妓學曲時，在惡鴿的鞭撻之下，眼淚汪汪裏哼出的歡笑聲一般？舉首北望，遙祝此一人性未盡泯沒而自承肩負東方文化的傳播使者，能在「王師平定中原日」，再與斯人暢敘一番。實在的，數那干投身靠攏的「友輩」；若梁漱溟，可不該說「斯人難再見，斯人不多得。」

中外古今談自序

謝 康

王社長成聖兄致力文化事業，創辦中外雜誌極有聲於時；所出版的叢書亦膾炙人口，在出版事業不景氣的今天，仍能卓著成績，蒸蒸日上。朋友們欽佩他的精神，交相稱許，也願意與他合作。

最近成聖兄屢次和我談及：擬將我的文稿，出一集「中外古今談」，包含幾種單行本，並建議將已發表的有關中外歷史掌故的文稿，收集起來作為第一本印行，徵求我的意見。我說：我的老師吳稚暉先生「上下古今談」鼎鼎大名，我們要用差不多同樣的書名，難免有借

光之嫌，對於老師亦屬不敬。但據成聖兄的看法：普通書名並非個人的專利品，古今來同名的著作頗多，只要作者和內容都不相重複，就沒有剽襲和借光可言，何況「古今談」三字雖同，但「中外」與「上下」不是差別很大嗎？

中外古今範圍很廣，從前老師宿學所已談的題目，我們可以從新的角度來談；他們所未談的，更是海闊天空，無事不可以談，如能做到「舊學商量加邃密，新知涵養轉深沈」，那該是一般讀眾所歡迎的。

這個出版「中外古今談」的計劃，經成聖

兄說得頭頭是道，我只有欣然同意，切實和他合作。

我的發表慾雖不甚強，但也不願將稿件冷藏太久。

兩千年前太史公司馬遷「藏之名山」的構想，我們此刻已無名山可藏，只有找機會出版時，希望收藏在圖書館或別人的家裏了。

我這本拙作「中外古今談」共收早年已在報紙雜誌發表之散文四十篇，連同在中外雜誌發表的近作「雜寫舊曆年」及「清宮軼事秘辛」共四十二篇，敬希讀者指正。